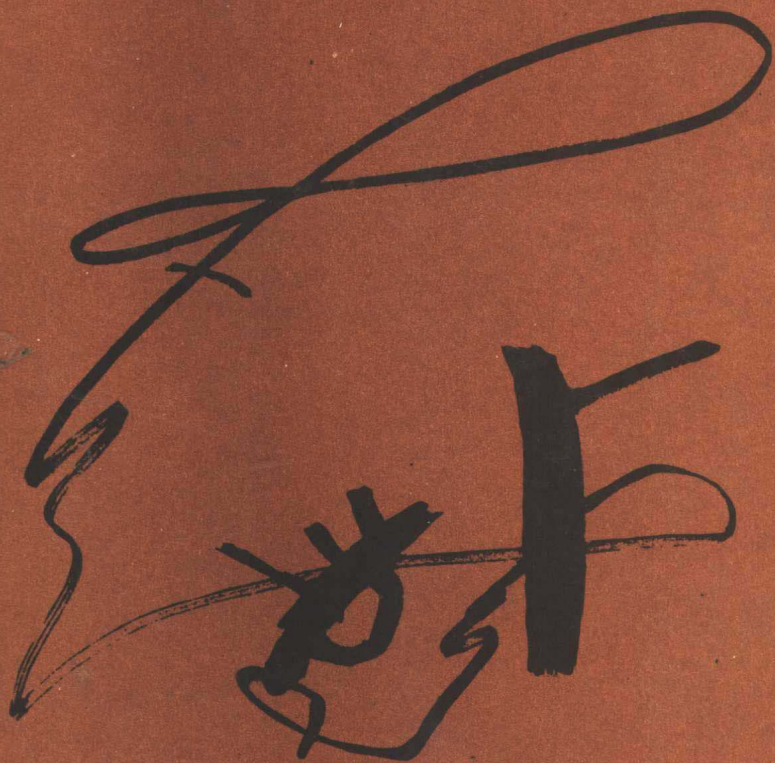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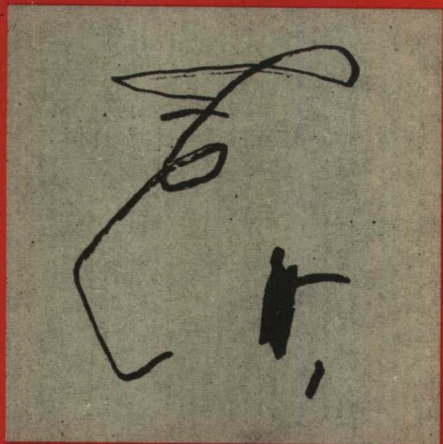


《上海文学》小说选

归来



漓江出版社



《上海文学》小说选

1979 — 1986.6

归去来

《上海文学》编辑部编

归 去 来

——《上海文学》小说选
《上海文学》编辑部 选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9.125印张 插页4 字数127,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3,300册

ISBN 7—5407—0007—6 / I · 5

书号：10256·227 定价：3.60元

序

冯骥才 李 陀

近来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警告，说我们的文学正在忘记人民，至少五分之三的文学步入歧途，并预见人民将冷淡文学，据说这种居高临下的宏论居然使一些人忧虑不安，厌食，失眠。我们不怀疑这种危机感也来自一种真诚。这就更加重这种危机的感染。可是于我俩，经受了文坛多年的一惊一乍，冷风热风猛喝起哄弄浪潮弄加温降温自由和自由化等等，不幸，对此难为所动。我俩相视而笑，一个燃起一支香烟贪婪吸上两口，一个端起半杯浓茶小抿一下，在灿如夕照的灯光里，翻开《上海文学》收编的这本令人珍爱、聚集许多文学精品的书稿。

这集子收入《上海文学》复刊后至今八年刊载在该刊上曾引起瞩目的三十三篇小说。看得出，它们都是长时间经受时光淘洗却并未黯淡并未名存实亡的作品，都是符合该刊物一向明确的艺术主张的突出工作，其中不少依旧有血有肉有神有魂有呼有吸活在读者心里。这是该刊值得自豪的成果和收获，也

是它们对整个文学活动令人感激的奉献与功绩。虽然这仅仅是新时期文学成就的一小部分，但重重拿它在手时，我们真不知危机在哪里？我们只觉得，这里如果有所谓的冷淡，其实不过是冷淡了曾经长时间违反艺术规律的那些荒谬的文学观念，冷淡了那个貌似惊天动地却干瘪平庸短命无作为的非文学非艺术的时代。

新时期文学开端是突破禁区。先是突破写真实与悲剧写爱情写人性，随后是突破写军队生活的复杂性写人的本性写性等。写作需要突破禁区，原本是文学的悲哀，但对一个特定的反常的历史时期，这一个个勇敢突破禁区的作品的确功勋非凡。人们曾经象赞许英雄一般赞许它们，但它功勋的实质是把非正常的文学转为正常。当代文学史留其名是一种对勇士的纪念，是对一种奇特的文学现象的记载，并不完全是对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确认。这里面恐怕一直存在着误会。误会也是一种障碍，使我们看不见具有革命意义的真正的文学建设在哪里悄悄地诞生。

可以说伴随着对禁区冲击的同时，一些具有艺术胆识的作家就开始自觉地开拓艺术空间与思考空间。由可见的生活现实深入到不可见的心理现实的深层，由对难解难分的社会问题的关切到民族文化的深沉的反思，由观念变革的思辩进而到进行各种试验的艺术探求——这一切，绝不是作家远离生活，而是真正的深入生活；绝不是作家逃避现实，正是现实问题复杂纠缠和历史文化的沉疴重负迫使作家思考的触角横竖伸展。替百姓鸣不平伸张正义固然会激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应答，但不能替代那些挖掘民族文化心理所引起的深沉思索；激扬新生活生发热情必然使人们受到有益的安装，也不能替代对人民的价值、

生命本质，以及生存的困境认识带来的一种现代文明所必需的清醒。这样，现成的艺术观念、模式和手法都变成限制，在新的创作冲动面前碍手碍脚；多年不变的审美系统——审美趣味、审美习惯、审美形式、审美方式，都在接受这个变化了的时代的挑战。这是新时期文学必然面貌一新并可能出现奇观的原动力。我们不是总说现实吗？这就是现实。现实不单是开放政策现有体制党委会第三梯队离休退休万元户分房奖金不正之风高于特殊化法制人治文山会海忧国忧民，那些梦幻幻觉下意识潜意识啼笑皆非多愁善感古庙新佛荒诞怪诞异想天开随心所欲天外有天奇风异俗七情六欲琴棋书画冬暖夏凉冬凉夏暖也是生活；无处无情无道无理无义无是无非，无处不深藏着历史现实文化民族社会国际等等各种问题。由此言之，我们承认文学中需反映现实依然是一条真理。

然而，文学有了如此丰厚的生活恩赐，未必就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高峰，因此我们特别关切独创性作品。这几年的文学正是由于在文学观念上不断怀疑不断挑战不断否定不断试验不断出现具有思想魄力，艺术胆识、勇于独创的作品，文学大潮才一直保持生气和锐气。当然在各种积极试验，拼命确立作家和作品的独特个性中，稚嫩的艰涩的夹生的伪现代派的东施效颦的狐假虎威的穿大褂扎领带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都免不了，不成功失败冒牌货也常常是多数，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说过程的必然，不是结果，别误会。鲁迅也是在这种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成熟了自己。一边是各种不谐和音轰然而起，一边是扯着脖子同声大合唱局面的结束，它是否适合个性的文学更充分的发展？艺术上一时找不到度量衡，选择只有任由读者们自己。

过去一度文学的选择听命于少数领导者。结果少数人决

定，人民就只有给什么看什么。这种配给制的文学不容人民去选择。其影响至今是仍然有人把某种文学当做主流。新时期文学的多元是适应社会的多元，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顺应正在变化的读者心理的需要。这也是近两年通俗文学热给我们的启示。当今，把任何一种文学当做主流都会有害文学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任何一个作家都可以把自己的主张看得至高无上，但无权把自己的一种文学摆到至高无上。任何作家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主流，但别人同时也在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主流。一个时期文学的主流是自然形成自然存在的。不是人为的人造的，不是硬性规定，更不是用政策所能规定的。至于作家的责任感，各有不同理解，各有不同表达方式。对社会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对艺术有一种崇高的责任，仗义执言是一种尽责，剪断人们心底古老的锁链是一种尽责，撩拨兴致唤起惻隐推动情感也是一种尽责。无论哪一种文学都可以产生佳作杰作甚至伟大的作品，即令通俗文学也是一样。把文学的功能简单限制在任何一种理解中，都意味着把一大群读者推出文学门外。硬要作家向某一种文学看齐，都是一种强加于人。创作的选择权在作家那里，对文学的选择权在读者那里。只有把选择权交给读者才是尊重读者。可以为人民代言，却不能代人民选择，否则只能走回单方面供给的老路。单纯的卖方文化必然会使文艺的生产力萎缩。我们有个习惯，似乎没有一种文学为主流日子就过不下去。一阵子把问题小说当做主流，一阵子把新潮小说当作主流，特别是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许多人还是习惯地将那些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又为一定政治功利服务的作品当做主流，其结果是老嫖夫似的单调，假阳亢，无血无肉的非艺术，还招来一批又一批赶时髦追浪头赶班机抢车次的仿造品，也使一时

不被当做主流的文学感到寂寞冷落而埋怨牢骚委屈不平发火。这还是一统文艺的劣根。真正自由的文学，是自由创作，自由评论，自由选择，自生自灭，自灭自生，唯有这样死亡的才是真正的死亡，唯有这样存在的才能真正留存。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这种开放自由多样宽阔相互平等的文学不会冷淡相反正是接近了人民。谁也不要再创造什么主流，自管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吧。当今任何一个有出息的作家绝不会放弃自己。在德国思欧斯特有一所小房子，墙上有个牌子写着：“我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房子。一个过路的人说不美。我说，你为什么不在我没盖房子时说？现在就请你走吧！因为所有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盖房子。”我们俩觉得这房子的主人很可爱，也很赞赏他这种态度。还是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盖房子吧！

对新时期文学做出一个重要贡献的是刊物。作家追求个性，有眼光的刊物也追求个性。当前被我们称做“大刊物”的，并非仅仅拿发行量衡量。关键在于它们的是否有个性化的办刊主张并能否推出一批体现其主张又受到社会公认的作品。《上海文学》就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一家。它们的发行量远远抵不上一家平庸的流行刊物，却赢得了作家们另眼相看。几年来他们坚持为探索性试验性独创性作品打场子，助力于作家们的艺术勇气，凭着慧眼发现许多成功之作，不仅获得一个数量可观的读者群，也建设起一个为其撰稿、颇具实力、日见成熟的作家队伍。这本选集便是见证。任何事物的希望在于明天，而《上海文学》的明天更富希望。

1986、11

目 录

序	冯骥才 李陀	(1)
重 逢	金 河	(1)
锁	曹冠龙	(24)
我曾经在这里生活	陈 村	(34)
海的梦	王 蒙	(52)
白 罍 粟	张抗抗	(65)
巨 兽	周立武	(84)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103)
余 光	李 陀	(115)
男儿汉，男儿汉	谭甫成	(129)
村里的孩子	石 涛	(141)
浮 土	张辛欣	(148)
淘金人	何立伟	(162)
星期天	汪曾祺	(173)
戈 壁	张承志	(189)
玻璃房梦	林斤澜	(204)
人间一隅	李杭育	(219)
棋 王	阿 城	(234)
女描团员轶事	王 平	(277)
老棒子酒馆	郑万隆	(283)

晚 潮	张承志(293)
冈底斯的诱惑	马 原(304)
遍地风流(之一)	阿 城(360)
归去来	韩少功(370)
蓝天碧海	刘索拉(387)
被磨蚀的渴望	彭小连(426)
大 河	陈 洁(452)
GRAFFITI——胡涂乱抹	张承志(476)
一 天	陈 村(489)
黑颜色	蒋子丹(504)
巨 观	李平易(526)
火 纸	贾平凹(540)
鸠雀一战	王安忆(566)
..... 船	徐晓鹤(595)
后 记	(560)

重 逢

金 河

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的预审室。

当一个审讯完的犯罪分子被带下去之后，预审科李科长把一本新案卷，递给了身边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

朱春信，五十几岁年纪，身躯魁梧，略有些发胖。头发修理得很整齐，两条眉毛又粗又黑，一双眼睛总带着沉思的神色，连鬓胡子刚刮过的方下颏微微泛青，给人总的感觉是严肃、老练、精力充沛。在地委常委分工中，他负责组织、人事和公检法系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打、砸、抢分子的时候，他亲自来到地区公安局，想抓几个典型案例，开一次全地区的有线广播公判大会，公开审判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推动一下这场清查运动。但是，抓这样的案例，并且做到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十分费力的。对第一个犯罪分子的预审就很不理想：检举材料、起诉材料同被告本人的交代，差距还是很大的。朱春信粗黑的眉毛紧皱了一下，趁第二个犯罪分子没进来之前，活动了一下微胖的身躯，伸了一个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懒腰，斜靠在椅子上，浏览着李科长递过

来的第二本案卷。只见案卷开头的提要上写着：

“叶辉，男，二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叶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大搞打、砸、抢，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次武斗中，亲手将一名工人打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

朱春信看着案卷，粗黑的眉毛突然跳动一下，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但又马上轻轻地摇摇头，继续看下去了。

李科长指着案卷笑着问朱春信：“朱书记，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朱春信摇摇头，“我是七〇年才到这个地区来的，六七年我还在北宁市。”

“叶辉是北宁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在咱地区招工到发电厂。”李科长又说。

“啊……”朱春信严肃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惊讶和不安的表情，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便立刻镇静下来，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我那时正被揪斗，武斗的事是后来听说的，没听说过叶辉这个人。——双方都有伤亡，很惨啊！”朱春信痛心地点头，然后又抬起他的方下颏问，“叶辉当时是干什么的？”

“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

“中学红卫兵……小头头？”朱春信眼睛一动，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李科长的发问。

“是啊。”李科长肯定地回答。

“嗯……这样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是应该严肃处理。”朱春信凛然地说完，又想起一个问题，“他还有别的名

字吗？”

“好象没有……”李科长还要说什么，预审室的门开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工人被带进来，他向朱春信小声说，“努，来了！”

被告穿了一身旧工作服，带有斑斑油污的上衣，两个肘部都打了补丁，脚上的翻毛皮鞋使人很难看清它的颜色。这个青年人不修边幅，但他并不拖沓。茂密粗硬的头发盖住了他的半个前额，棱角分明的嘴微微张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坐上被告的小方凳之前，他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他面前的审讯人员扫了一下，并且讥诮地笑了，显得镇定、从容。可是，当罪犯的眼光跟朱春信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却使朱春信的心为之一震——这个眼神，这种笑容，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是……他嘛？”朱春信的心中迅速闪过一个神秘的猜想。

“你叫什么名字？”李科长开始审问了。

“叶辉。”罪犯回答。

“用过别的名字吗？”

“没有。”

李科长向朱春信点了点头，这证实了他刚才对朱春信的回答。朱春信根本没有理会李科长的示意。他拧起粗黑的眉毛，死死地盯着被告的脸，接着他又破例离开座位，背起双手，在罪犯身边踱了几步，然后又回到座位上来。朱春信先是做了个考虑问题的样子，但是他的眼光总是在犯人的额角上搜索着，显然是在审视着犯人的什么外形特征。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李科长照例说着预

审罪犯时的常用话，“那就讲讲你犯罪的经过吧。”

审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朱春信却一言未发，眼睛一直盯着案卷上的一行大字：“打、砸、抢犯叶辉”。

“是他，的确是他——叶卫革！”朱春信在心里叫着，“我希望不是他，可是，我看见了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用过‘叶卫革’的名字呢？”

“讲主要犯罪事实，不要避重就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声音在朱春信耳边越来越微弱了，一段本来不愿回忆的往事，却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

北宁市的群众组织早已分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总部，一派是“红联”总部。在《人民日报》“站出来亮相”的号召声中，被冲垮了的北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朱春信在内，都认真地考虑应该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想去“亮相”，但考虑到种种利害，朱春信觉得还是亮一下好。根据观点、力量、社会影响和固有联系等多方面的条件来衡量，朱春信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众组织”。“亮相”的结果，朱春信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自然地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更为猛烈的打倒声和更为残酷的揪斗。为了避免这种揪斗，他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在家里不安全，他住过工厂的工人宿舍，农村的生产队房，新光照相馆的暗室，甚至不准任何人冲击的要害部门——供电所的配电室和劳改队的办公室。不管走到哪里，朱春信始终被一种恐惧、烦

恼和羞耻的心情袭扰着，他时时为自己的北宁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同这种躲躲藏藏的诡谲行迹之间的矛盾感到难受。“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愿这样！”朱春信想，“如果被对立派逮住，那是性命难保的呀！乱透了，乱透了，这是一出什么戏呢！”他暗地里发着牢骚。《人民日报》曾用讽刺的口吻说：“哪有革命领导干部怕群众的呢？”朱春信也暗地里骂过这种论调：“不怕？这些秀才们，说得倒轻巧，你们来看看！”

一九六七年九月，朱春信经过辗转迁徙，一天夜里悄悄地住进了一座办公楼，被安排在背街一面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临时放了两张床铺，没有蚊帐，被褥象是从来没有拆洗过的，白被里呈现暗灰色，摸一下还有点滑腻发凉，散发着一种霉味儿。即使这样，对于整天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朱春信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避难所了。好在九月的夜晚虽然薄带微寒，但并不冷。爽人的秋风从窗口吹进来，室内的灯光投射在窗外老杨树摆动着的叶子上，犹如一簇簇银色的光波在晃动。那些架在高大建筑物上的彼此对立的高音喇叭，不知是因为播音员嗓子哑了，还是因为扩大器的电子管需要休息，现在都没有播送“严正声明”和“最最强烈抗议”，也没播送“语录歌”和“三忠于”歌曲；这就使朱春信的新居显得安适、静谧了。

一直陪伴着朱春信的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凤翔拉上窗帘，对朱春信苦笑一下说：“我们今天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可能。”朱春信用手指甲来回划着他那多日没刮的方下颏，连鬓胡子发出沙沙的响声，“不过，万一有了麻烦，我们住在二楼，退路……糟糕！”

林凤翔不到四十岁，是市委领导很喜欢的干部。他不仅能给自己的领导在工作中出许多有用的点子，也能为领导的饮食

起居做周密的安排。而这一切又都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不出格，不逾矩，彬彬有礼，恰到好处，即使最严格、矜持的领导，也都乐意接受林凤翔的巧妙安排。他和朱春信虽然是下级和上级，但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成了患难知己。朱春信担心的事林凤翔也想到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还是有办法使领导宽心的：“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至少今天晚上……”

“砰砰砰……”有人敲门了。

林凤翔把没有说完的半句话咽了下去，脸色陡然变了。朱春信眼盯着门口，头脑中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判断着深夜到来的敲门人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除指挥部的有关头头和几个可靠的工作人员外，别人是不知道的。而指挥部的头头已有言在先，今晚不来了，明天才接他们去开会。那么晚上来的是谁呢？会不会是“红联”派跟踪追迹呢？碰上这样的情况就糟了。

“砰砰，砰砰……”门还在敲着。

朱春信想找个地方躲一下，可是屋里没处可躲：天棚上没有气眼，床底下藏不住人。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林凤翔一下，“答应不答应？开门不开门？”林凤翔瞪着失神的眼睛没有良策，想到自己可能跟朱书记同归于尽，心里冷得发颤。

“砰，砰砰！”门还在敲，并且加重了分量，敲门的人不耐烦了。

看来不开门是不行的，朱春信无可奈何地向林凤翔使了一个眼色。

“喂……呵……听见喽！”林凤翔做着一个刚刚醒来的声调答应着走到门边，“谁呀？”他的牙关在发抖。

“快开门吧！”门外一个青年人回答。

“自己人。”又一个青年人说。

“胆小鬼！”这是第三个青年人的声音。

“你们找谁？”林凤翔问。

“就找这屋里的人！”

这样的回答仍然叫林凤翔和朱春信提心吊胆，按照朱春信的眼色，林凤翔说：“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他的身子顶住房门，两个腿肚在发抖。

“你们倒会享福！”门外又送来了讽刺的笑声，“别啰嗦了，要是老保那边的人来了，这么一扇破门顶个屁用！快开门，有急事哩！”

朱春信觉得门外人的分析确有道理，便与林凤翔交换一下眼色，林凤翔估计一个人顶一扇门怕顶不住，最后只得把门打开了。

十几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闯进来，站在地中间。有的手持长木棍，有的扛着长矛，腰间的皮带上都插着一把形状各异的匕首或刀子，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朱春信惊恐地望着这伙没有派别标志的不速之客，不由自主地从床上挪下来，剧烈跳荡的心已经蹦到了嗓子眼儿。

“您是朱书记吗？”一位手里没拿武器的青年人向前走上一步，用客气、柔和的声音问。

“啊……嗯，我是朱春信，朱春信。”朱春信对自己的胆怯和说话时的谦卑神态感到恼火。

“我们是‘东方红’指挥部派来保护您的。”没带武器的青年从容地笑了一下说，“我叫叶卫革。您在这里的安全由我们兵团第三支队负责。”

“保护？啊……”朱春信眼里顿时射出一种感激、兴奋的